# 羣書治要

廿三 廿四

中华古籍保护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後漢書三

傳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
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
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
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
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
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
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
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
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
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
婦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
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
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
機、誡愼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鸛鳴
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
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
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
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忝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治繕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

觀下舊有閣字刪之

賂至有贓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諠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宜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

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遣使者策收震大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辟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喜五年、爲大尉、是時宦官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

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至令朱游欲得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鑑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謗譖盈路、是以灾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勝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讙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郤儉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

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下愼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盤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張晧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孝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

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敬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詔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

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楊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彊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

許之、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民咸爲祠祀求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种暠字景伯、河南人也、舉孝廉、順帝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民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

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
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
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
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
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
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
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
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
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
斯豈唐咨禹穆、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牧守長
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
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
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冥冥、生者戚於朝
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
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
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
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

陛下遠覽疆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



前鬬生之計、西羌侵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譖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

賊逼情於是收陶下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
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
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
莫不痛之、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
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
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人女亳氏、
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
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之
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
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下之戒可
謂至矣舉厝至重不可不愼班功行賞宜應其
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
召家臣撿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
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
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
治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
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
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幷下
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
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
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殺
雲、臣恐剖心之議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
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
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皆奏以爲大不敬、詔



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雲衆皆死
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
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
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誠願陛
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爲咨嗟、天
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關之盛衰
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
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

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嬪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闈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性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災、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人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霣之異、況乃羣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堀山攻石、



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賞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

鄭衛之聲、則治致和平、德感祥風矣、於是特詔
召瑜、拜爲議郎、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埶、每請託受取、詡輒案
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
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
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
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
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

舊無有字補之

之、一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等、知詡以忠
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
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
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
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
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
防坐徙邊、即日赦出詡、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先
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
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

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
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駮曰、
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
愚憃之民、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好
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
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
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

也舊作者改之

息作自

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
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
六州、此皆曩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
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
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息其源、末
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
豎擅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
之所憂、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
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去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鉄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燾功多當封、忠詿諂之、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

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謂燾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燾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燾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燾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燾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燾歸鄉里、子幹進曰、國家昏亂、遂

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
鄉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
言未終、燮慨然而歎曰、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
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不甚殷紂、
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
人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兵、臨
陳戰歿、謚曰壯節侯、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也、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
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
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
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鵠曰、
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
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
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怨之如初、徵拜討虜
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
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
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司隸校尉
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

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
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
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
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
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
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
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
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
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

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
廬、可不愼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
卿以下、莫不舉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
爲失色、勳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
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閹豎、災變
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
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
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

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
蜺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
嬈、貴重天下、生則貨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
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
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
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堤防、明
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
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
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
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
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
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
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
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
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
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
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

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彊、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舉孝廉、拜議郎、時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敬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脩已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撿者離毀刺宰不覆競共辟召或考奏捕治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

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眞僞、雄之所言、皆明達治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



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也、

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爲尚書、時三輔大旱、五穀灾傷、天子親自策問、舉對曰、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灾、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變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

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灾、以六事尅已、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人民、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

希作求

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下留神裁察、以舉爲司徒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灾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効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

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
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
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
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
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
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
主威、改亂適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扳
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
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



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今
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
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
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
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
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
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
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
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

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冲帝即位爲大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是爲質帝冀忌帝聰惠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梁冀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

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
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大
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
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
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買
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鈇
鑽、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
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患、
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
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
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
公等受主厚祿、顯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
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
得書悲慙、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慈、皆死
獄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
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奸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質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書奏、不省、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瞻望焉、冀愈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四

傳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四

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爲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賫書詣京兆幷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

事、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爲北軍中候、是時桓帝
爭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
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
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
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
皇帝驕梁孝王、二君階寵、終用敎慢、卒周有播
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
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
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
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
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
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
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
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
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
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
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瘿陶王、弼遷河東太

舊無爲太尉三字補之

守、當舉孝廉、朔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朔、而因達覽書、朔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僞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朔誹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爲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及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豐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

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牓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



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讙訾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

舊無以蕃至書



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慇懃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以蕃

事九字補之

爲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

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即日害之、

論曰、桓靈之代、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



論悟俗、而驅馳嶮阬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能相恤也、以遁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已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値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憑憑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時

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
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議刺之言、以採幽暗
之實、忠臣不邮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
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
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帝祚、天下逸豫、謂當中
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
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
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強、臣恐二
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
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
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
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
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
聞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
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郎張凌嫣皓范康楊喬邊部戴恢等、文質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



帝崩、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大后、廢帝爲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

王甫爲黃門令、甫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眞太守、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

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眞吏民、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抱不鳴董少平也、

論曰、古者敦厖、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答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而猶惡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隳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潛遊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

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嬿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士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殄戮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灾毒斯亦運之極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

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
愔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
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
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怠恣多
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
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
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愔徐璜
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
超愔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



清無五百至各千二十字補之

與誅之、愔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
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
百萬、愔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
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
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
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
甍、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
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
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

具獨坐徐臥虎、唐兩隨、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駿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愔罪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愔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

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庚滅之、遂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

舊無有何至曹

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療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舊無六百二字補之

節十四字補之

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帥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呂強字漢盛、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
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
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
諸侯上象四七、下列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
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
甫等、並爲列侯、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
人物、嫉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
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
世爲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
授位乖越、陰陽乖刺、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
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
下捐改既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
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
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
放效、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
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
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

民無禍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
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
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
節王甫、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
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
露、羣邪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
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
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
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



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
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
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爲責、
張讓頴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
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
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
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
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
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爲我

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他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他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他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蜂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

舊無收掠死獄中五字補之



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諝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宮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大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

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
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造萬金堂
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令積其中、又還河間、
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
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
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
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
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
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
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
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
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
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
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
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
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

他作它

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

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撿、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傲蹇驕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及世祖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

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治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喜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溫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遊無息、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名姓、不告而去、

西羌

無悉字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侵奪、窮恚無聊、故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迷唐戰、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傜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使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

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隲還師、留任尚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

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韝而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熹平三年、夏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

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幷朝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前、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幷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蠭蟻挍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
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
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
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
以發德音也、夫鄙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
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
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
章具存、稽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
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
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三部大人
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
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被毒也、

中华古籍保护